

广西抗日战争历史丛书

日军侵桂暴行 证人证言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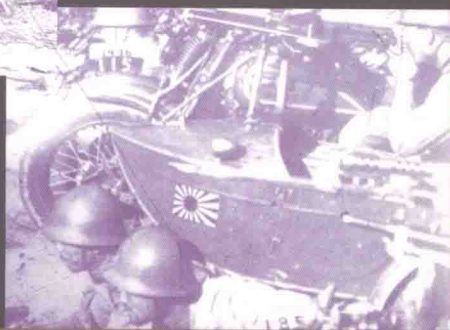
1937



1939



1942



1945



庾新顺 梁宝渭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抗日战争历史丛书

日军侵桂暴行证人证言录

庾新顺 梁宝渭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侵桂暴行证人证言录 / 庾新顺, 梁宝渭编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1

(广西抗日战争历史丛书)

ISBN 978-7-219-10178-0

I. ①日… II. ①庾…②梁… III. ①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史料—广西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636 号

责任编辑 张聘梅

责任校对 韦 筱 区海燕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排版制作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 广西桂川民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10178-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1
一、日军侵占涠洲岛	1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	2
三、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	3
 第一章 日军疯狂轰炸广西	6
一、桂林轰炸惨案	6
二、柳州七月惨案	8
三、梧州“七二六”轰炸惨案	14
四、南宁临江街轰炸惨案	17
五、象州县石龙镇轰炸惨案	21
六、田东县城轰炸惨案	22
七、邕宁县吞榄圩轰炸惨案	24
八、东兴福德祠轰炸惨案	27
九、钦州“四二二”轰炸惨案	29
 第二章 日军在钦廉地区的暴行	31
一、北海涠洲岛沦陷惨案	31
二、钦县上那岭村屠杀惨案	38
三、灵山县龙武岩惨案	39
四、北海“三三”惨案	42
 第三章 日军在桂南地区的暴行	50
一、邕宁蒲庙惨案	51
二、1939年南宁沦陷惨案	59
三、日军盘踞邕宁县期间的屠杀惨案	69
四、上林惨案	77

五、宾阳县城第一次沦陷惨案	86
六、马山县塘头屯敢细岩惨案	91
七、宾阳上顾村惨案	92
八、崇左瘟疫惨案	96
 第四章 日军在桂北地区的暴行	103
一、全州县惨案	103
二、桂林岩洞惨案	108
三、桂林七星岩熏杀惨案	119
四、灌阳县月岭村惨案	123
五、灵川县潭下镇塘西屠杀惨案	126
 第五章 日军在桂东南地区的暴行	128
一、日军在北流县的暴行	128
二、日军在博白县的暴行	131
三、日军在容县的暴行	133
四、钟山县黄竹山惨案	137
 第六章 日军在柳来河地区的暴行	144
一、日军在鹿寨的暴行	145
二、日军在宜山的暴行	151
三、河池县惨案	154
四、南丹县惨案	160
五、来宾市东汉塘屯惨案	165
六、来宾市秋峰洞惨案	166
 第七章 证人的血泪控诉	168
一、日军空袭城乡	168
二、日军屠杀平民	244
三、日军摧残妇女	373
四、日军强征劳工	385
五、日军掠夺物资	414
 结束语	426

引言

从 1931 年到 1945 年的 14 年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中国领土,犯下轰炸、屠杀、焚烧、活埋、奸淫、虐待、掠夺、施放细菌毒气等暴行,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广西于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11 月、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8 月两次遭到日军大规模入侵,日军在广西的暴行至今还历历在目。

一、日军侵占涠洲岛

日军入侵广西是从原属广东省的涠洲岛开始的(1965 年北海、钦州、防城等地从广东省正式划归广西管辖)。

1938 年 9 月 11 日,日军第一次入侵涠洲岛,盘踞 20 多天后撤离。当时全岛有居民 6300 人,外逃的有 4000 人,被杀及被海水淹死的有 80 多人。同年 11 月 20 日,日军第二次入侵涠洲岛。早上 4 时许,有两艘日军舰船驶来,于当天中午 12 时 30 分扬长而去。

1939 年 1 月 2 日,日军乘登陆艇在涠洲岛哨牙大沙滩登陆,占领涠洲岛,随即强迫居民修建工事、公路、机场、码头,1 月 13 日,日军在坎仔背开始修建机场,全岛不论男女老幼都被抓去做苦工。该机场平均每天约停日军飞机 30 架,其中重轰炸机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为驱逐机及轻轰炸机;最多时曾停有 60 架,最少时亦有 24 架。1939 年日军飞机从涠洲岛起飞空袭作战达到 1863 架次,仅次于从广州起飞的 2639 架次。日军在涠洲岛建立的航空基地,成为轰炸华南和大西南抗日重要

城镇的战略基地。据统计,日军在侵占涠洲岛期间杀害群众约 1700 人(含外地渔民、商人),烧毁民房 84 间,烧船 400 多艘(含外港船只),强奸妇女 76 人,强迫劳役 4300 人。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

1939 年 10 月 19 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奉命指挥第五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海军第五舰队抽组的护卫舰队和第三联合航空队的配合下,实施侵略广西南宁与龙州的作战计划。参战部队分别向海南岛的三亚港及该岛西部海面集结。11 月 13 日,日军海上编队起航,驶入北部湾,14 日佯攻北海。

11 月 15 日凌晨,日军在钦州湾的企沙、龙门港登陆,17 日侵占钦县县城、大寺圩,还在大寺设置重要兵站。19 日日军侵占小董及邕钦公路一线之后,即向小董东侧地区侵扰,先后占领了板城、那香、长滩、新棠、太平等地,在各地设立据点。日军分三路向灵山的太平、上井等地大举进犯,后又在上井、新平、大埠等地设立据点。钦县、防城县、合浦县相继沦陷。

日军侵占钦县、防城县后,立即以两个旅团分三路进犯,直扑桂南重镇南宁,以一个旅团保障侧后安全与警戒。1939 年 11 月 19 日进入邕宁县(今邕宁区)境。21 日日军在邕江南岸集结完毕,22 日以小分队偷渡邕江,23 日在飞机掩护下强渡,24 日邕宁县城和南宁城沦陷。

日军侵占南宁后,沿邕宾路东犯,经五塘、六塘、七塘至八塘受阻,激战后进入八塘,12 月 1 日日军北踞高峰坳,4 日进占昆仑关,接着改取守势,准备进犯龙州与镇南关。12 月 18 日,国军 10 万余人以陆军机械化第五军为主要突击力量,以昆仑关至邕宁九塘地区为主要战场,分北、东、西三路发起反攻作战。日军为确保昆仑关不失,调重兵增援 6 次。中日两国军队在昆仑关进行了殊死搏斗,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昆仑关战役。1939 年 12 月 31 日,日军不得不退出昆仑关,撤往八塘以南地区固守待援。至 1940 年 1 月 6 日战役结束时统计,此战日军伤亡 4000 多人,中国军队伤亡 1.4 万多人。

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率领指挥所于 1 月 23 日抵达南宁。24 日策划向云集于昆仑关地区的国军两翼进攻,东出宾阳平原,西攻高峰坳山区。在日军的突袭下,国军节节败退,日军相继占领宾阳、上林、武鸣等县城。

1940年2月14日,日军第二十一军番号撤销,成立华南方面军,大本营驻广州。在南宁成立第二十二军,隶属华南方面军,统辖第五师团和台湾、近卫两个混成旅团,确保南宁和邕钦走廊,并相机再占龙州,开辟入越通道。16日,第十八师团撤回广东,在邕宁、绥渌、上思三县交界地区受到国军的多次阻击,突破后于25日侵占上思县城,次日经那则往钦州湾登船。第五师团驻南宁周围,近卫旅团驻邕钦路北段,台湾旅团仍在邕钦路南段。盘踞期间,利用汉奸,收编土匪,组织伪军,建立伪政权,并经常派兵四处“扫荡”,灵山、上思、绥渌、左县、同正、龙州、明江、龙津等县相继沦陷。

1940年10月1日,日军第五师团奉命调往上海,从南宁撤往吴圩、苏圩集结后南下钦州湾。之后,日军近卫旅团、第二十二军司令部、台湾旅团也相继撤出广西。11月17日,最后一批日军从金鸡圩登船逃走。这次日军盘踞桂南达一年之久,先后侵占桂南的邕宁、武鸣、绥渌、思乐、明江、宁明、凭祥、龙津、永淳、宾阳、上林、扶南、同正、左县、上金、上思、崇善、迁江、横县及当时属广东的钦县、合浦、防城、灵山等23个县,历时368天。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的目的是想占领南宁,切断从广西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这次侵桂日军约2万人。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死伤4000余人。接着又增加一倍的陆军兵力,还调来航空4个中队等,总兵力达4万余人,实行战役反突击,袭占宾阳、上林、武鸣等地,再占昆仑关与龙州。

在日军入侵桂南的这一年里,桂南19个县惨遭日军洗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9922人被日军焚杀,1225人因空袭死亡,2161人受伤,3986人失踪;财产损失146 631 853国币元。

三、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

1944年春,日军为拯救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打通一条从中国东北直通越南的交通线,援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1944年9月,日军由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六方面军所属的5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14万多人,兵分两路从湖南、广东侵犯广西。

北路一股由湖南衡阳沿铁路直扑黄沙河,占领广西全州、兴安、灵川三县后继续南下。北路另一股日军由湖南道州窜入广西龙虎关,相继攻陷灌阳、恭城、平乐、阳朔、临桂,与全县、兴安、灵川南下日军合击广西省会桂林。

10月28日,日军300多辆坦克、30余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准备进攻桂林。桂林守军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下辖第一三一师和第一八八师)、第一三五师及部分地方守备部队,系桂系部队。起初国军要放弃桂林、柳州一线,但是后来要求坚守桂林,为日后反攻赢得时间,所以对兵力进行了调整,留下广西桂军第一三一师1.2万余人。坚守桂林的桂军加上从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近2万人,没有坦克飞机,只有22门火炮,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都是土枪。桂林守军都抱着必死决心,誓与桂林共存亡,士气十分高涨。守军立足于与日军打巷战,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在所有的路口都建了防御工事,实行焦土抗战。广西地方民团则组建了一个由数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的任务是身上绑上手榴弹或者炸药,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炸毁日军的坦克和登陆艇。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城外的屏风山、猫儿山等四个据点进攻。驻守该地的桂军两个营700余名官兵顽强抵抗。11月4日,屏风山、猫儿山等阵地失守,日军开始进攻桂林城,并且派登陆艇试图从水路攻击桂林。桂林守军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日军曾经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日军曾经想从漓江迂回进攻桂林,但是被桂军的火力封锁而未能得逞,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日军在漓江上伤亡惨重。11月7日,日军见强攻城区伤亡巨大,便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攻击桂林各处守军阵地,守军中的大多数因中毒而死伤,其中824名桂军士兵(多为伤兵)在七星岩遭日军施放毒气,岩内桂军大部分官兵中毒。日军此时冲入其中,很多桂军士兵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射击日军并同日军肉搏,但终因中毒后力竭和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落。按照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一号作战:广西会战》的记载,国民党军队“战场遗体5665人、俘虏13151人”。据桂林城防司令部司令韦云淞战后所写的《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桂林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约9000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

11月15日上午,日军的铁蹄踏进了柳州城区,从此以后的7个多月,柳州遭遇了建城2000多年来空前的浩劫,人民被屠杀,物资被掳掠,房屋被烧毁,昔日繁华的桂中商埠变成了一座死城。

东路一股日军由广东广宁入广西怀集,下苍梧。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分别从广东清远、封开方向入桂,经怀集、梁村镇、长安镇于9月15日进抵贺江东岸,渡过贺江

后进占梧州。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一部于9月25日由西江进至梧州。东路另一股日军由罗定潜入陆川、容县、北流,而向藤县、平南的一股日军会合。位于广东三水的日军先后进至广西岑溪、平南、广平、梧州地区。东路两股日军会合后进犯桂平,后分兵进犯武宣、来宾、迁江、贵县、宾阳。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第十一军指挥所于11月中旬进至柳州,指挥所部向宜山、河池、南丹及其南北地区进犯,接着转向北突入贵州独山、荔波,直至都匀城郊。然后立即反转,收缩兵力于广西境内。

日军第二十三军进至柳州南部地区后,即以第二十二师团并指挥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向南宁进犯,打通桂越交通线。宾阳、南宁、绥渌、思乐、明江、凭祥、龙州一线相继沦陷。

日军攻占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桂越交通线并北入贵州省境后,从1944年12月10日起至1945年5月3日,随即改取守势,利用交通线向越南北方输送部队、补充兵员和作战物资。在此期间,第十一军指挥所位于柳州,统一指挥驻广西的日军。其所属部队经常向驻地周围地区“扫荡”,烧杀抢掠。

1945年4月27日,盘踞广西的日军第十一军受命逐步将所属部队撤离广西。6月19日,军指挥所撤离柳州并于当日抵达桂林,8月上旬至全县,18日全部离开广西。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因日军入侵造成广西80个县市局1101个乡镇9214条村街67979户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15108人被日军杀害,282256人染病死亡,431662人受伤,1281936人患病,54470人失踪。战前颇有生机的广西“已因惨遭战祸破坏无余”。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制造的悲痛、恐惧至今还在撕咬着幸存者和罹难者后人的心灵。

第一章 日军疯狂轰炸广西

从1937年7月24日日军对梧州的首次空袭,到1945年4月10日对昭平的最后一次空袭,日军空袭广西长达7年有余。尤其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峙阶段后,日军对广西的空袭是全方位的,目的在于摧毁广西重要军事设施,破坏广西各城镇中心,以瓦解国民精神意志,动摇国民抗战决心。日军完全撕下战争之初“不以平民为对手”的欺骗伪装,采取无差别轰炸,将一颗颗炸弹投向了平民区,造成广西巨大的人员伤亡。

据史料记载,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间,日军飞机先后侵袭广西1666次,机群总量达7620架次。其中1938年至1942年的5年空袭次数达615次,造成平民伤亡9191人(死4070人,伤5121人)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44年8月,日军空袭广西造成1万多人死伤。以下仅是其中的部分重大轰炸惨案及证人证言。

一、桂林轰炸惨案

当时的广西省会城市桂林,是中国西南的交通枢纽,是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1937年10月14日,数十架日军飞机侵入桂林、梧州上空,投下数十枚炸弹,炸死炸伤两地平民700多人。这是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桂林的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航空队有94天侵入桂林上空,共1364架次,其中有61天对桂林轰炸,投下的炸弹(含燃烧弹)2546枚,炸死785人,炸伤1585人。其中,一次轰炸平民死伤人数超百人以上的至少发生过两次。

(一) 桂林 1937 年“10·15”惨案,死伤逾 553 人

1937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1 时 35 分,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抵桂林上空,向城内投弹 8 枚,炸毁民房 39 间,炸死市民 53 人,炸伤 200 人,在城郊投弹 40 余枚,被炸乡村共 9 处,炸毁民居 50 多间,死伤农民逾 300 人。当日,日军对梧州也进行了空袭,炸死炸伤平民 200 多人。

(二) 桂林 1941 年“8·4”惨案,死伤超过 618 人

1941 年 8 月 4 日,日军对桂林的轰炸尤为惨烈。当日中午突然响起紧急警报,日军飞机 21 架侵入桂林上空,在市区反复 3 次投弹,南门火车站、汽车站、桃花江两岸、榕杉湖两岸、独秀峰、伏波山、老人山、叠彩山、北门外等遭到轰炸。文化机关如助产护士学校、省临时参议会、新运妇委会、乐群社被炸,屋顶多被炸毁,中华圣公会、美国浸信会部分被炸毁。在独秀峰山脚边石凳上坐着一对穿着团级军装的夫妇,团长仍然紧拽着夫人,但两人的头和夫人的一只手臂被炸得不见了。山边、池塘边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中山纪念亭被炸塌了,下面压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山南面的防空值班室倒塌了,班长和 6 名士兵被埋在里面。在中山公园内死难的同胞有 100 多人,受伤的人随处可见。当天,炸毁烧毁与震倒房屋数百栋,因公殉职的警察 7 人、伤 11 人,平民有 200 多人丧生、400 多人受伤。由于日军飞机一年多来侵入桂林领空时多为侦察而不投弹,造成市民对防空警报麻痹大意,只观望而不隐蔽。这次惨案是桂林市在抗战时期被日军轰炸人员伤亡最多的一次。

日军对桂林无差别的狂轰滥炸,深深地刻印在市民们的记忆中:

1927 年 5 月 10 日出生的白崇云 2007 年 4 月 19 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38 年下半年(具体时间我现在一时记不起,祖母的墓碑上有记载),那时我正读小学,是阳桥附近的义南镇中心小学。我家住在西门的竹木巷,这里的房子全是竹木房。日军飞机来轰炸时学校已经停课,我随母亲到舅舅家附近的岩洞里躲避。日军飞机来轰炸时,舅舅带我到山上看轰炸的情况。看到文昌门靠江一带被炸,西门也被炸了。我随母亲回家,发现家被轰炸后已经烧光。我父亲和二伯父因躲在桃花江江边而幸免于难。日军飞机飞走后他们回家,看见房子都倒塌了。父亲进厨房看,厨房还在燃烧。因为都是竹木房,无法救,烧光了巷子的中间一段,共有几十家。我家隔壁的一位老妇人因年纪大,没有离家去躲,被炸死,时年 50 多岁,她的邻居姓海,母女 4 人也在家里,全被炸死。1939 年或 1940 年的五六月,日军飞机来轰炸后,我舅父带我到八角塘一带。看见躲避轰炸的人回来处理后事,把几十个被炸死

的人,用草席裹住,露出脚和手,摆放在塘边,准备抬往郊外埋葬。抗战时期,在我的印象中,桂林机场经常被日军飞机轰炸,市区一年被炸几次。”

李春玉 2007 年 5 月 25 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是 1932 年出生的,今年 75 岁。1944 年日军侵略桂林前我们家住在水东门,一家八口人,我的父亲做炆烟生意,有两个烟铺。日军侵略桂林时,日军飞机几乎每天都要轰炸桂林,1944 年冬的一天,我的一个哥哥当时在阳桥新华戏院门口卖瓜子,日军飞机来轰炸,我的哥哥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从戏院跑到榕湖古南门大树下躲避,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尸体被炸飞到榕湖里。当晚家里人见哥哥没有回家,第二天去找,最后在榕湖里找到了哥哥的尸体。因为没有钱,家里就用一张谷垫把哥哥尸体卷起后埋了。当时埋人的地方也摆满了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尸体。”

1921 年 3 月 1 日出生的廖政 2007 年 5 月 9 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日军侵略桂林时我是吃过苦头的。1937 年秋天,当时我初中毕业,全省的毕业生集中到武鸣县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当年在训练期间,日军 9 架飞机对我们训练营进行轰炸,房屋全部被炸毁。1941 年秋天,我从桂林中学毕业,那时,日军每天都有飞机来轰炸。我住在桂林市三多路(现政协办公楼)。我们在桂中上学时,每天 9 点至 10 点放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跑到西山公园山洞里躲藏。日军飞机每三架一组在桂林上空盘旋然后进行轰炸。现桂林日报社旁的湖滨饭店当时是桂林女子中学,警报解除后我们出来看到很多老百姓被飞机轰炸炸死。1941 年秋天,我考上广西大学,当时学校在良丰公园,校车每天到桂林接送教职员工。1943 年 3 月 13 日,校车 7 点到达象山区二塘乡时遭日军飞机扫射,我当时在学校听老师和同学们讲,飞机扫射时死了 3 人,伤了五六人。广西大学当时有 10 多个系,还有分学院,1941 年桂林被轰炸,大学教学仪器、图书从桂林经梧州运送到香港。学校的白金杯在香港被盗走,后经我岳父到香港交涉才要回来。”

二、柳州七月惨案

柳州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西江支流柳江的中游。抗日战争时期,柳州先后称为柳州县、柳江县,现今柳州市 10 个县(区)地当时属柳州行政督察区,县级行政区划分别为柳江、柳城、雒容、榴江、中渡、融县、三江等县,行政督察区治所在柳州城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外地人口拥入地处大西南水陆交通要道的柳州,城区人

口从 1932 年的 5260 户 2.82 万人剧增至 1937 年的 9568 户 4.42 万人。随着湘桂、黔桂铁路的相继开通,柳州成了战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和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有“桂中商埠”之称。同时,柳州又是重要的空军基地,国民政府空军第二路司令部 1938 年 10 月由广州移至柳州,指挥粤湘桂黔的空军作战;苏美空军志愿队也先后于 1939 年冬和 1942 年进驻柳州,与中国空军联合对日作战。因此,当时的柳州是日军飞机袭击和轰炸的主要目标。

日军对柳州的空袭始于 1938 年春,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柳州机场。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日军按照其大本营下达的第 345 号大陆作战令(即《陆海空中央航空协定》),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采用“高密度轰炸”“无限制轰炸”等对柳州进行了长期的空袭。日军除了针对机场等军事目标,还对平民住宅、宗教机构、剧院、学校、报社、银行等设施进行“无差别”摧毁性的攻击;除投炸弹伤人毁屋,还采用低空机枪扫射,投平射弹、燃烧弹、重型炸弹等残暴方式攻击目标,给建筑和经济设施带来严重破坏,造成人员极大伤亡。为了减少人员伤亡,政府派专人在城内的马鞍山上挂出灯笼作为空袭警报。由于空袭警报频繁,人们每天都精神紧张、不得安宁,每当马鞍山上挂起灯笼、警笛拉响,人们就扶老携幼四散躲避。当时在市民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灯笼不要紧,两个灯笼跑死人。尽管采取不少措施,但民众仍难逃屋毁人亡的悲惨命运。据不完全统计,自 1938 年 1 月 10 日柳州首遭日军侵犯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柳州市区及近郊遭 69 批 791 架次日军飞机空袭轰炸。其中,1939 年 7 月 15 日、7 月 22 日对柳州市区的轰炸,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最大,死伤 909 人、毁屋 3700 余间。

1939 年 7 月 15 日中午 12 时 45 分,日军 18 架飞机由广州起飞经罗定、藤县、榴江侵入柳州。当时正当夏日,由于长期的躲避空袭,有时一日要往返数次进入防空洞,令人疲惫不堪。12 时 25 分发出空袭警报不久,紧急警报接踵而至。大量住在河北市区的居民估计已难跑过河进入河南的山岩防空洞,便纷纷就近钻入市区中的简易防空洞,或聚集到北校场、映山街大树脚和柳侯公园、湾塘路、李子园、牛皮码头等树木成荫的地方。

很快,日军飞机飞临柳州市区,立即进行狂轰滥炸和扫射。日军飞机专找人群密集的菜市、街道、商店、学校等地方轰炸,一连串震人肺腑的轰炸声,夹杂着刺耳的机枪声,持续至下午 2 时 30 分。炸弹所落之处,市民骨肉横飞,全城到处是凄惨异常的哭叫声、呼救声。事后统计,此次日军飞机投下平射弹、重型炸弹、机枪弹等

具重大杀伤力的炸弹达 100 余枚。被炸地点,东自牛皮码头、东台路中段、湾塘路、李子园、柳侯公园,西至一路塘大树脚,南至人字街口及马鞍山一带,均为柳州繁华地带。据次日《柳州日报》报道:小南路西大路路口一带珠光照相馆一连三四十间商铺皆被炸毁,安庆街、靖南街、文惠路均中弹燃烧,东门街、映山街、柳州中学附近,湾塘路、柳侯公园、龙城中学、西大路、西城街、北校场一带均有落弹,死伤最多在菜园一带。映山街一溜塘被敌机机枪扫射死伤 20 余人,龙城中学着弹 3 枚,校舍几全毁……投下的平射杀伤弹杀伤力大,弹片纷飞,中者不死即伤。

死伤人数最集中、情状最惨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柳侯公园一带。柳侯公园东南角落下两颗炸弹,把在曲园献艺的多名平剧演员、鼓乐手炸得惨不忍睹,血肉残肢、衣物破片散落在地上、树枝上。时任柳州文教职员の惨案亲历者董咸熙数十年后对当时目睹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在《忆日寇轰炸柳州的罪行》一文中揭露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惨状:“一阵阵炸弹声响过后,四面传来的尖叫声、惨痛的哭声,耳不忍闻!当我们回家穿过公园时,只见尸骸累累、血肉横飞,树干和树枝上挂满了鲜红的血肉、残肢断臂,让人触目惊心!小路旁一摊摊血,腥臭难闻。就在公园大门外,倒着一具女尸,身穿白底碎花旗袍,臀部被弹片削去一半,惨不忍睹!据说她就是在曲园唱京剧的名旦。”地处公园旁的龙城中学也落下多枚炸弹,校医的妻子因怀孕数月行走不便,听到警报就近躲到学校体育场塘边竹林下,被弹片穿入腹腔流血不止一尸两命;教室、宿舍被毁殆尽,到处是断垣残壁,学校被迫疏散到市郊鹧鸪江,搭草棚继续上课。另一个是映山街大树脚一带,死伤达数十人,其中包括在树下待命行动的多名消防员。全市唯有的一辆红色消防车也被炸毁。人们原以为这两个地方树木成荫便于躲避,岂知日军惨无人道,专对民房和市民聚集的地方进行轰炸,以致血肉横飞、妇孺老人难以幸免。亲历者曾庄在《回忆日本飞机轰炸柳州时》一文中写道:“日军飞机投下杀伤弹,在曲园献艺的平(京)剧著名旦角惨遭伤亡,其余演员、鼓乐手一起丧命……躲在柳新街中段一木堆下面的避难人群被炸得肢残臂断、血肉横飞,孩童老人无一幸免。”事后,由于受难者伤亡惨重、收尸埋葬不及,共有 384 具遇难民众的尸体集中陈放于北校场南面的桉树林下、菜地边。因尸体太多,全城棺材都卖光了还不够用,有的尸体只能用草席、竹笥包裹埋葬。

这是柳州遭日军飞机轰炸民众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正如抗战胜利后曾担任柳江县文献委员会总务兼编辑员的朱午迟在《柳州抗日事件诗十四首》中所写的那

样：“破片万千惊直射，惨尸四百痛横行；北关玉宇成平地，一路塘边尽血淋。”这次轰炸，使政府工作人员李济匀书记长、俸逸君干事及指挥部石参谋同时遇难；还使245人受伤、300余间房屋被毁，造成损失57.3万多元。另外，据7月20日《柳州日报》报道，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肖诚被日军飞机炸伤足部和背部，“因弹毒甚剧，医治无效”于18日死亡。

日军飞机狂炸柳州才过去一星期，7月22日中午13时许，18架日军飞机自雷州半岛经罗定、梧州、岑溪、平南、象县分成两队由东北角又一次侵入柳州市区实施轰炸。

这次投弹300枚，其中燃烧弹造成了大观戏院、庆云路新江旅社、正南路平民供货所、东台路捷和铁厂、河南鹅山脚等处着火燃烧。此外，东门街、庆云路、映山街、培新路、东大路、龙城街、柳新街、潭中路、文惠路、正南路、大南路、兴庆路等12条街3440间房屋被损毁，其中包括美国宣道堂、柳州中学、文化协会、救亡剧场、城东镇女校等文化机关。日军飞机还把炸弹投到鹅山脚下柳江边避难的民船中，造成七八艘船被炸沉、死伤100余人的惨剧。这次轰炸总计炸死151人、伤129人，毁屋3440间，财产损失421万元（仅位于东台路的捷和钢铁制造厂柳州分厂就损失20余万元）。由于群众吸取了教训，这次轰炸死伤人数比7月15日少，但日军投弹数、毁屋数、损失数都比那次多。

这次轰炸使柳州交通银行三楼被炸倒一角，也使位于东门城楼附近刚建半年多的柳州电话局新楼中弹，炸毁西北角二楼、三楼，两扇大门震塌，二楼机房设备和两部总机全遭震毁，总杆断成两段，造成柳江河南两岸电信中断。军政机关多被炸，监狱遭震毁，要犯趁机逃脱甚多；文慰会会址及柳州救亡剧场由于被炸毁，原定的救难公演延期，外来的救亡团体也先后离开柳州。据第二天的《柳州日报》报道，这次轰炸使“繁盛区域已全变为瓦砾场”，“连‘7·15’被毁房屋，整个柳州的民房商店为寇机炸毁占百分之七十强，损失之巨，为广西空袭之最惨者”。

由于城区连遭日军飞机袭击，伤亡惨重，柳州防空指挥部7月30日下令将城区机关、工厂、学校的人员及居民实行彻底疏散。据8月14日的《救亡日报（桂林版）》署名“流年”的文章说：“现在疏散程度已达十分之七，白天的柳州城市如死一般寂静，街上除了几个负有维持治安之责的警察，其余人连影子也找不到。”

日本侵略者在柳州犯下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杀伤无辜平民、制造战争恐怖为目标，数百条鲜活的生命化成了血泥，无数个家庭蒙受了生死之别的痛

苦，繁盛的市区变成了瓦砾场……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日军飞机就出动20批305架次轰炸柳州，投弹1000多枚，炸死、炸伤近千人，毁屋4227间，造成财产损失691万元，给柳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1940年起，日空军集中主要力量大举侵犯重庆，但柳州仍是它的空袭目标。

70多年过去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成了柳州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许多亲身经历了轰炸惨案的老人，对日军的暴行至今仍刻骨铭心。

1930年3月3日出生于柳州市的陈国荣2008年8月6日的证言：“我叫陈国荣，现年78岁，我一直住在柳州，现住市城中区鹿山花苑。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在现中山大厦背后（原柳新街南一巷），我亲眼看见日军飞机轰炸柳州和日军撤退前放火焚烧柳州的暴行，可以说是惨状。记得最清楚的是，我9岁那年（1939年）七八月的一天中午，防空警报拉响，父亲拉着我就从家里往郊外跑。当时的柳州城很小，现在的人民广场（当时叫北校场）已是郊外了。当跑到现在的广雅路口立交桥路边时（那时刚铺好铁路路基，尚未铺铁轨），我们躲在路基边的坑里，看见9架银白色的飞机由西向东俯冲下来，急转朝着前方的菜地、小林子（现刑警队处）低飞过去，从那里日军飞机就开机枪扫射，一直扫射到现在的文昌桥头柳州饭店那里，造成很大一片伤亡。飞机走后，我随父亲立即回家，经过映山街时，那里地带开阔，看到惨景，大树脚下（现妇幼保健院对面，原水产公司后面）的开阔地带躺卧着许多被炸死的人，衣物碎片散落在地上、树上，地面上弹痕累累，有枪弹的，有杀伤弹的，杀伤弹爆炸后弹片贴近地面横扫，把地面上的人杀死。最惨的是有个母亲正给孩子喂奶就被炸死了，母亲和孩子被炸死时，孩子还含着妈妈的奶头，当时我不敢多看，太惨了！那次在大树脚下死的有几十个人。后来我听说就在那天轰炸中被炸死的有四五百人，时间就是半个钟头左右，当时柳州棺材都不够卖。”

1930年11月5日出生于柳州市的罗超常2008年8月6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亲身经历和目睹过柳州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在黄竹巷，家里亲人被炸死，房屋被炸毁。1939年的一天，上午10点多，日军飞机数批几十架次轮番轰炸柳州。当警报声发出时，我跟祖母、母亲、三个姐姐一起跑到柳侯公园附近的农家住房（龙城中学附近）去躲。后来，祖母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自己又到柳侯公园去躲避，在那里躲避的还有几十个居民。当时我看到有几枚炸弹落在公园里，听见轰隆隆的爆炸声和飞机声。飞机走后，我跟家里人跑到公园看，非常悲惨，躲在那里的人全部被炸死了，遍地是尸体。祖母被炸死了，找不着